

## 妈,我别无选择!

□ 君 豪

4月3日的时候,我从网络上看到,美国累计确诊病例直逼25万。牵挂!牵挂在洛杉矶的父母和妹妹全家。这真是一种苦涩的滋味。2月3日,我离开洛杉矶的那天凌晨,八旬的父母把他们的牵挂和不安烙印在我渐渐远去的背影上,“是离愁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”两个月前,是大洋那头亲人对我的万般牵记,而两个月后则是我对他们的隔洋系念。

原以为我今年的春节将是一个充满温暖和亲情的假期,美国的亲人更是提前一个月就做好各种细致准备,但世间事无法预料。

就在我准备启程飞往美国与父母团聚的两天前,董事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,委任我担任博奥医学基因检测公司总经理。这不仅是临危受命,更是跨界到我几十年职业生涯从未涉足过的领域,一个全新的挑战。两天时间紧急梳理安排了公司各项主要工作后,坐上飞越太平洋的航班。登机前我发了一条微博:“带着浓浓的年味,带着深深的遗憾,带着拳拳的思念,带着念念的新责,飞往洛杉矶,大洋那头是父母期盼的眼神。”

2019年,刚刚经历了两次癌症手术不久,死里逃生的母亲,没有听从医生的劝阻,冒着缝合的刀口会在高空炸裂开的危险,执意回到北京看望她的亲人,真的把我吓坏了,我劝她:“妈妈,您不要再回来了,我会安排时间去看您、陪您。”今年在洛杉矶陪他们过年,是当时我对他们的承诺。

我的到来让父母甚是高兴,他们早就把我房间里从床上用品到洗漱用具全部都换新的。那几天洛杉矶的天气很好,陪他们散步、聊天、追剧、购物、做饭,妹妹调侃道:“看来儿子真能治病,爸妈已经感觉不到身

体有任何的不舒服,好像哪都不疼了。”我也彻底卸下了一年的紧张和疲惫。

然而,猝不及防,新冠疫情蔓延。我开始紧张,通过微信不断跟国内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联络,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叮嘱大家,别出门,一定一定要注意自我防护。也就在同时,我接到了国内的电话,告知我刚履新的企业要承担并参与抗击疫情的工作,而且是具有风险的新冠病毒临床核酸检测工作。董事长在电话里的语气依旧如往常一样平静,但依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,完全感觉到他急切的心情和事情的重要。

回国!放下电话我第一时间做出决定,我要和我的这些新同事战斗在一起。晚上,我失眠了,不仅是因为想到要承担如此重要又非常陌生的工作,还因为美国已经开始停飞到中国的航班,包括我预定回国的达美航空。天不亮,我就开始拨打达美航空的咨询热线,但是怎么都打不通。去机场!妹妹、妹夫驱车两个半小时陪我来到洛杉矶机场,值机柜台前一位漂亮的黑人姑娘接待了我们。我们说明了情况,请她帮我查找最近一个飞中国的航班,结果让我大失所望,洛杉矶已经没有直接飞中国的航班了。妹妹看到我急迫的样子,不停地帮我跟那位姑娘交流,最后说明缘由,请她帮帮我,一定要让我尽快回去。

姑娘此刻开始紧张严肃起来,放下手里其他的工作,在电脑上仔细查询并一个一个打电话确认,最终她露出微笑,一个最佳的转机航程被她锁定,而且只有最后一个空位,最后一张票啊,真是太幸运了。我的返程航程洛杉矶——旧金山——上海,虽然要经历25个小时的候机、中转、飞行,但这是最好的方案了,也是唯一的方案。

时光匆匆,回国两个月了,洛杉矶那天凌晨离别的一幕,还时时浮现在眼前。

凌晨4点半,父母早早起来为我送行,父亲拍了拍

我背着双肩包的肩膀:“注意安全,一路平安。”这是父亲对我表达爱的最亲密的方式。母亲则在一旁抹着眼泪,这是我预料中但又是我最怕看到的一幕,我走过去紧紧抱住了母亲,擦去她脸上的泪水,此刻也想不出更好的话来安慰她,只是哽咽地说了一句:“妈,您放心,没事的。”

我们的车已经出了车库,回头望去,车库内,昏暗的灯光下,八十多岁的父母相互搀扶着向我挥手,母亲的怀里抱着她心爱的小狗狗“豆豆”,妹夫按了两下喇叭向父母道别,我不忍再看,转过头来,眼里噙满了泪水:妈,对不起,我真的别无选择……

从洛杉矶飞旧金山的航班很正常,几乎没有人戴口罩,只是落地后给我带来一些紧张。舱门打开,空乘示意大家在座位上不要动,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一个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走进机舱,在后舱交流了一会,带走三名穿着怪异的亚洲人先下了飞机。让人不安的是,这三个人都戴着口罩和帽子,不过还好,很快就示意乘客可以下飞机了。

走下飞机进入候机大厅的时候,我看到被带下飞机的三个人还在接受警察的盘问,此刻也不容我多想,要赶下一个航班,赶紧拉着行李奔向另一个航站楼。这是一架东航的航班,飞机上都是中国人,全都戴着口罩,机组人员不仅戴着口罩还戴着手套,机舱内出奇的安静,偶尔有人咳嗽两声都会第一时间招来周围人的回眸。我怕这种寂静,我虽然一贯不喜欢嘈杂,但此刻多希望能像往常一样,听到机舱内孩子的啼哭、年轻人的说笑,那怕是吃零食的声音……没有,都没有了,我唯一能听到的就是口罩后面我自己的呼吸。我把头重重地靠在座椅头枕上,闭上了眼睛。“国有难,召必回,回必战;国有难,召必回,回必战……”心里一遍遍默念,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……

## 苏醒的春天

□ 李燕梅

春节,是一场以母亲为圆心的团聚!

突袭的疫情,把母亲隔在了儿女之外的北城,虽咫尺,于无助的母亲也是天涯!

母亲每天拽着一根细细长长的电话线,家长里短。

电话这端,我反反复复地交代母亲:不要出门!不要出门!

被疫情阻隔在儿女之外的母亲,伴着茫然、孤独,细数漫漫岁月。

习惯了小城生活的母亲或是越发念想了“疫情为零”的我们的县城,念想电话这端使劲喊叫的我和我的孩子。

母亲想回县城的欲念时时被点燃着,怯于这茫然不知的疫情,怯于春天还没完全到来,母亲始终克制着想念的欲火,没有燃烧起来。

隔离的母亲,许是积郁已久,肩周炎老毛病犯了!

母亲的疼痛也戳疼了我,我想到痛得夜夜无法安睡的母亲,彻夜无眠。我决定去接她,接她回到儿女身边!

生活的煎熬,曾经丰润的母亲慢慢地缩成了一团弱火,摇曳在四季的更替中,母亲渴望儿女的温软和遮蔽!

疫情渐渐向好,窗外满树繁花!小城迎来了苏醒的春天!

母亲重又回到小城。无论时光,无关风雨,疫情内外,在时间的深度里,她永远默默爱我。

春天终于苏醒,我也迫不及待地爱她,动用我所有的感官。

她在世上的任何时刻,都是我的幸福!

## 空中小菜园

□ 莫欣

桌上的手机一哆嗦,我赶紧戴上老花镜瞅一眼:“这个特殊时候又吃到你种的高空绿色菠菜,真是太提气了!”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笑脸和点赞。

疫情宅家期间,收到这样的信息特别开心。那年退休后,我从市里搬到书香苑一座小高层的楼顶,朝南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平台。想起上初中时跟着母亲在门前屋后种菜的情景,能不能在楼顶围土种菜呢?现在提倡城市立体绿化,我也来尝试一下。找了些木厢,又沿墙根围了个台子,填土不够,从此每天出门用塑料袋带一包土上楼,日积月累,大大小小的十余个长方块填满,楼顶菜园子成了。被老同事们戏称为“空中菜园”。

毕竟土层薄,又不接地气,我琢磨着只好多种些叶面菜。春天的小白菜,夏天的苋菜,秋天的菠菜、茼蒿,冬天的生菜、香葱、大蒜。每天在平台上忙碌,泥土的气息和植物的芳香,常常使我流连忘返。

比起地面上,在楼顶种菜需考虑的事可就多了。高层都是二次供水,况且也不能用自来水浇菜。起先日常用水,如洗菜淘米都跑上平台,好把水都留下来浇菜,后来想了个点子,在平台下面装了只一个立方米的大圆桶,收集雨水,再用潜水泵打上。又用两只桶泡菜籽饼,家里的各种厨余及果皮、菜根等,都塞到桶里去沤肥,密封发酵后的肥水气味不重,兑上水浇菜,菜长得一天一个样。

天天侍弄菜园,摸到每种菜都有自己的脾性,像自己养的孩子一样。

最高产、倔强的要数蕹菜,俗称空心菜。稀拉拉地在大盆里栽下去,只要给足了水,它就开始疯长,阳光越充足,长得越茂盛,探下嫩枝与辣椒一起炒着吃,清脆爽口,回过头再去看,它又长上来了,还伸胳膊撂腿,冒出几个枝头来,很快满满墩墩长了一盆,一股子不屈不挠的棒小伙样。

最养眼、娇嫩的要数荆芥。谷雨前后播下

去,小苗发得很快,挤挤攘攘往上窜,像一群苗条的,穿着绿色长裙的少女般亭亭玉立,一阵风拂过来,交头接耳地讲着悄悄话。它本是一种草本药材,但摘下嫩叶凉拌,浇上点麻油、米醋,吃起来清芬扑鼻,颊齿生香。

最本分实在的是韭菜。你不给它松土施肥,它就稀疏发黄,叶子窄得像线一样,一旦给它布上草木灰,施上重肥,马上旧貌换新颜,叶片又宽又长,绿得醉人。

最有趣的要数辣椒了。我开始不知道,总想着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”,精心施肥浇水,棵棵长得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,却总是绿肥花瘦,到头来摘不到几个椒,有内行人告诉我,“惯子不孝”,辣椒不需施重肥才会多结椒。我不觉恨恨地斥之真是不知好歹的家伙。

其实,种菜图的是心情和乐趣,重在过程和分享。收获虽是物质的,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惊喜。清晨,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”,看着阳光下满园青翠,令人幸福陶醉;日上三竿,“依依五丝瓜,引蔓墙篱出”,平台上遮出一片阴凉,凉风习习,令人心旷神怡;晚上,“小园香径独徘徊”,漫步菜蔬之间,仰望繁星满天,闭目倾听,似有菜蔬拔节生长的丝丝声,令人心驰神往。

常常在书桌上趴久了,或看手机时间长了,信步走上平台,满园绿色顿时消解了疲惫的双眼,带有植物芬芳的新鲜空气廓清了胸腔。

这两年,因为常去外地帮忙带孙子,楼顶菜园有些荒弛。年底方从北京返回,正逢新冠疫情渐趋严峻,响应号召宅在家中,与老伴一起在平台上躬耕,小憩时看远方的楼宇,天高地阔,顿时缓解了封闭的憋闷,放松了自我。今年立春早,天暖得快,平台上的香葱、青蒜、黄心乌、菠菜、茼蒿、韭菜、生菜、芫荽都生长旺盛,不仅减少了我们出门跑超市的风险,收获的菜蔬,也能送些给邻居老同事们分享。

想想挺有趣,不经意间,楼顶菜园也在为我们居家抗疫出力。